



文艺演唱

永红的战旗

31.7

湖北人民出版社



永红的战旗

(独幕话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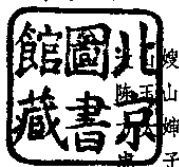
宜昌地区文艺创作组

宜昌地区文工团

时间 一九七五年五月的一天傍晚。

地点 某山村路口、红旗岭大队革委会门前。

人物 方志远 五十多岁，大队党支部书记。



四十五岁，党员。

陈玉山 五十岁，县革委会副主任。

方志远 五十岁，社员、方妻。

方志远 十八岁，大队会计。

A444112

• 1 •

陈久深 四十八岁，社员。

〔幕启：学大寨的歌声、炮声——〕

性格爽朗的大山嫂大步流星地上，对内吹哨、扬旗。虎子扛锤、背装有算盘的挂包上。

虎子 大山婶，这几炮轰得可真来劲儿！
大山嫂 对！

〔电话铃响，虎子进屋，下。〕

大山嫂 （对内）“红大嫂战斗队”的老嫂子们，都到这儿来集合！（内应）立正，向右看齐——

方大婶 （边喊边上）哎哎，还有一个，还有我一个！

大山嫂 老嫂子，你就快去吧。

方大婶 那好！（跑下）

大山嫂 （对内）向前看，稍息——老嫂子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支书老方要领着咱们造小平原，实现农业机械化啦！

(内应)这真是鸭工赶鸭子——呱呱叫的事！就是要咱们几户搬家，也叫人打心眼里高兴！

方大婶 (急上)哎，大山嫂，你们家在别个县工作的那口子，不是来信说他不同意搬家吗？

大山嫂 他呀，就是舍不得好屋场、小家园，我呀，把他的思想都跟老方汇报啦。哦，(对内)老嫂子们，老方要咱们议一议，怎么学大寨，更上一层楼，大伙说怎么样啊？

方大婶 (高兴地)行啊！(内应：好！好！)

大山嫂 那好吧。解散！

〔方大婶下，虎子跑上。〕

虎子 大山婶，大山婶，你看见老方回来了没有？

大山嫂 没看见。怎么，有急事？

虎子 (兴奋的一拍大腿)对，好消息啦！

一支野营部队路过咱们这，要了解了解当年红旗岭战斗的情况，说是他们的英雄老班长在我们这里。

大山嫂 哦，老班长在咱们这里！谁呀？
虎子 嘿，都怪打电话的那人“叽里呼啦”的说话太快，难懂。哎，兴许是陈玉山，陈大叔。

大山嫂 你说咱家那口子啊？不会。他那阵子参军才几天，就在这红旗岭战斗中，他们班长为救他还负了重伤，再说他在别个县工作都两年没回家啦。我呀，倒猜想是咱们的老方。

虎子 老方头？可他来咱们这儿当农民都两年了，从没听他说过呀。

大山嫂 可那天我说起咱家的老陈来，老方曾说当年在红旗岭战斗中认识，我再问，他就支支吾吾地没说了，我心里一直嘀咕，这里面可能有文章。

虎 子 (兴奋地一拍大腿)对。(传来马车之声)

大山嫂 哎，那不是老方赶车回来了吗？

虎 子 老方、老方头——

(跑下，大山嫂向后台招手眺望——老方手执长鞭与虎子边谈边上。

方志远 哎，我说虎子，你问的这事儿我可是不太清楚啊，那阵子你要我讲打仗故事，我都跟你说过，在部队里呀我是个战士，以后转业到地方，是个普通勤务员，现在——

大山嫂 (紧接、学舌地)“现在是个公社的新农民”，我都听过好多遍了。

虎 子 (攀着老方直摇晃)老方头，你就别保守啦，就把你在红旗岭战斗的英雄故事给说说。

方志远 看你呀，都当上大队会计啦，还象个三岁娃娃。(刮下虎子的鼻子，笑)

没有那事，你叫我怎么说啊。

方大婶 (上)哎，老头子，老头子，你叫孩子带口信说，我们又要搬什么家呀？

方志远 (赶忙上前制止地)孩子他妈！(低声地)走，咱们这是家庭矛盾，回去商量去。

大山嫂 (同声地问)老嫂子你们怎么也搬家？
虎子 方大婶

方大婶 哦，是——

方志远 (紧接，搪塞地)哦，是这样，她是问你啥时候搬家，去帮帮忙。哦，孩子他妈，快去帮我把那车炸药拖走。

方大婶 (疑惑不解地)那——这……

方志远 快走吧，(把方大婶推走)

大山嫂 (欲追)哎，老嫂子——

方志远 (回身拦阻)大山嫂，你也甭喊了，听说你们家老陈回来啦。

大山搜 哦，那我去看看。(下)

虎 子 老方，要是陈大叔还不想搬家，

那咱们造小平原……

方志远 不要紧，咱正好当面鼓、对面锣地跟他谈谈。现在有那么一股风，说什么要歇两年整整家园再干，我一顺藤摸瓜啊，嘿，是从犯了错误的陈久深那儿刮起的，哼！

虎 子 听说他假借看病溜出去了一天。

方志远 下午有人见他在砖瓦厂，这里面有鬼！

虎 子 对，得调查调查。

方志远 所以呀，你得去干这个。

虎 子 (调皮地立正，敬礼)是！(跑下)

方志远 嘿嘿。(这才觉左膀伤，疼痛，右手抚摩一下，拿出一瓶止痛片倒了几粒出来，接着又装进瓶里，强忍住……)

陈玉山 (上)哎，同志，请问你们支书老

方在哪儿？

方志远（上下打量后，热情地）哦，你——

是不是大山嫂的爱人，老陈同志？！

陈玉山 是啊，你——

方志远（激动地）怎么，老陈，你不认识我啦？！（上前握手）

陈玉山（握手，但官气地）嗯，好象在哪儿见过面，嘿嘿，都不大记得啦。（离开）

方志远 哦。听说你已调回本县担任县革委会副主任啦？

陈玉山 对。还没走马上任，先回来看看。

你是——

方志远 我是方志远，人称老方头。

陈玉山 哦，我刚回家就来找你。来，抽根烟。

方志远 不，我这儿有。（抽旱烟）老陈同志，你回来先休息几天，抽时间向你汇报汇报人造小平原的事。

陈玉山 怎么，还是要干啦？

方志远 对。社员们积极性很高，这一仗是非打不可啦！

陈玉山 哦，都这么性急？老方，仗要一个一个地打，这田得一块一块地改嘛。这两年你们学大寨就很不错嘛，变化惊人啊，得慢慢来。

方志远 慢慢来？老陈同志，咱可不能象小脚女人走路啊！去年南粮北调都开始扭转，连高寒地带的西藏也有小麦亩产过千斤的，而我们——

陈玉山 可你们这两年也不是亩产包谷达到千斤了吗？

方志远 那可算什么呀，山外还有山，要实现农业机械化，一句话，得往高峰攀啦！

陈玉山 造小平原好是好，可几户社员的房子往哪儿搬？群众生活也不能不关

心！

方志远 对，要关心。党支部对这几户社员作了很好的安排，对你的搬家也作了几次研究。

陈玉山 可俗话说：“人搬穷，火搬熄”。社员搞个好屋场、建个家可不那么容易啊，就连我那个小家也是几十年的心血啊，这个账不能不算！

方志远 对，要算，可这张要往何处算，这眼光要往何处看，贫下中农心里都有数儿。这造小平原，大干社会主义，花的心血应该更多啊。

陈玉山 这道理我懂，可不能因此就叫别人搬家，不说我革命几十年，就是个普通社员，也要照顾到个人利益嘛。

方志远 正是为了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才请大山嫂写信征求你的意见。

陈玉山 这我很感谢。可老方，对象我这样在外头工作多年的老同志来说，不要求你们特殊照顾，但至少也不能让我丢掉好屋场、好房子呀！

方志远 老陈同志，你——

陈玉山 好啦，好啦，老方同志，搬家的事还是请你们再考虑考虑，以后再谈吧。(下)

方志远 老陈同志——(沉思)看来，这已不光是个搬家不搬家的问题啦。

大山嫂 (上)柱他爹——。哦，老方，你看见咱老陈了吗？

方志远 刚才还在这儿，咱们的对台戏已唱开了！

大山嫂 哦，还是那想法呀？！老方，这学大寨造小平原我是铁了心的，他要是老舍不得小家园、好屋场，我可要搬家！

方志远 不，你先跟他谈谈，搬家的事等咱们安排好了再说。

大山嫂 还等到什么时候啊，你连炸药都拖回来啦，要不，就影响造小平原，当年收益就成问题啦。

方志远 这我知道，可眼前这事已关系到咱们老同志怎么继续革命的大问题了。(下)

大山嫂 行。(一拍衣襟)哎，这事真急人！

陈玉山 (上，激动地)柱他娘！

大山嫂 哦，你……嘿嘿，你回来啦。先在这儿坐一下。

陈玉山 嘿嘿，柱他娘，我一回来，门上
一把锁，害得我到处找你，两年没见，
你还那么东奔西跑地有精神啊！

大山嫂 看你说的，我又不是屋檐底下的
麻雀，未必经不起风吹雨打？

陈玉山 行啊。柱他娘，你猜这回我跟你

带了什么东西回啦？

大山嫂 这叫我怎么猜？

陈玉山 一件羊皮袄！

大山嫂 什么什么，羊皮袄？哈哈……你也不怕把我烧死？

陈玉山 看你呀，尽说些出洋相的话，能把人烧死？我是琢磨着，咱柱儿赶明年从部队上回来，一成家，你就该在家里抱抱孙子、享享清福啦，那时候，你穿着不是挺好的嘛。

大山嫂 (噗哧一笑)我可没闲功夫想那些。

陈玉山 不想不行啊，今非昔比，年过半百，不是当年那时候罗，我几次叫你搬到我那个城里去住，你就是不去。

大山嫂 我有两只手，不去城里吃闲饭！

陈玉山 所以我多次申请，这次领导上把我调回县啦。

大山嫂 哦，你怎么——

陈玉山 兔子沿山跑，仍然归旧窝嘛。正好借这机会，先回来把咱这小家给建设建设。

大山嫂 家里不是挺好的吗？

陈玉山 可这就满足了？柱他娘，我是想把旧瓦换成新的机瓦，再盖它两大间，把屋后的竹园蓄起来，把门前的果木树栽起来，再围上它一转儿砖院墙……

大山嫂（紧接、学陈地）“鸡鸭成群猪满圈”，哼，想的倒挺美，我看是不想搬这个家啦！

陈玉山 干嘛非搬不可呢？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茅草窝嘛。

大山嫂 什么，你——柱他爹，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在学大寨大干快上的当口，不能护着小家园、好屋场，当绊脚石！

陈玉山 什么，绊脚石？恐怕不至于吧。

大山嫂 你——好，我算说不服你，好吧，
咱半边天能作主，你不搬我搬，把房
子、屋场给你留一半。(下)

陈玉山 柱他娘——哎，看来老方的战前
动员还作的真不赖啊。

陈久深 (上)陈主任!

陈玉山 哦，是陈久深啊。怎么，上午在
城里商量买砖瓦的事——

陈久深 (满面堆笑、讨好地)谈好了，这点
小事还不容易？砖瓦厂老吴一看是您
主任的条子，二话没说，满口应承，
钱也当面付清。

陈玉山 哦，那太好了。来，抽烟。多亏
你帮忙啊。

陈久深 (接烟抽)看您说的那里话，一笔难
写两个陈字嘛，你爷爷的爹是我爹的
爹……哦，再说三年前我到你那个
县去买电线，不是你一张条子，怎么

买得到那么好的货啊。

陈玉山 (不耐烦地)别翻这些陈谷子烂米的啦，那瓦什么时候拖啊？

陈久深 现在就可以，搞一辆马车就行。

陈玉山 那好，你去叫他们给我搞一辆来用用。

陈久深 恐怕不那么容易吧。

陈玉山 怎么？

陈久深 鞭杆子掌在书记老方手里，他那人可是不好说话啊。

陈玉山 哦，老方，怎么又是他？他是从哪儿来的？

陈久深 不知道，两年前来这里当农民，听说以前是一个县里的第一把手，十有八九是犯了错误下来的。他还想造小平原，要你们几户搬家，更不会给你们拖瓦扩建房子。

陈玉山 搬家的事我不是还没有同意吗？